

崇川往事

民国时期南通也曾禁放爆竹

◎美松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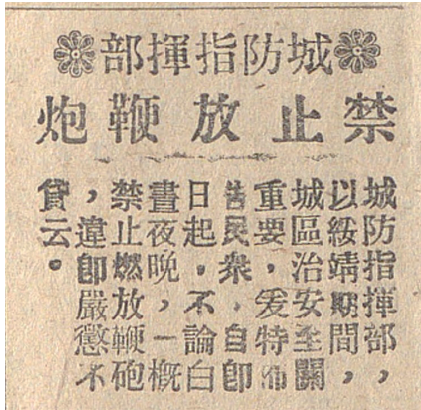
乡风民俗

过年的柴火

◎张桂翔



▲1945年9月,南通县公安局为禁放爆竹而发布的1号布告。



▲1947年6月,南通城防指挥部刊于《五山日报》的禁放令。

“爆竹声声辞旧岁,烟花朵朵迎新春”。在中国人的认知中,这是农历新年应有的样子。而在春节之外,每遇婚丧喜庆等事,国人也有燃放烟花、爆竹的习俗。

近年来,为“建设生态文明城市,实现绿色发展”,和北上广等大城市一样,南通各县(市、区)也分别在全域或部分区域实施禁放烟花、爆竹的政策。其实,南通的禁放之举在民国时期便早已有之了。

民国时期,南通地方治安混乱,盗匪常常在冬夏两季频繁活动,抢劫杀人也时有发生。一旦匪徒的枪声与燃放爆竹声相混,会导致警方分辨不清,容易发生意外,于是,官方便下令禁止燃放爆竹。如1928年7月《南通日报》曾有报道:“石港市公安局,近因地方不靖,特出布告临时戒严,并以燃放鞭炮极易引起居民误会,已规定燃放鞭炮时间,以每日上午六时至下午六时为限,布告周知矣。”

1945年9月7日,抗战胜利后南通县首任警察局长黄燮丞发布第一

号布告,以“四乡伏莽未靖,城厢防务尤属吃紧,燃放爆竹易滋误会,影响治安,关系至巨”而明令禁止燃放爆竹。1947年6月,南通城防指挥部亦以“城区治安至关重要”为由发布通告,明确“不论白昼夜晚,一概禁止燃放鞭炮。”

相较于夏季,因年终岁尾各家各户都要准备年货,故入冬后匪盗更为猖獗。每届此时,南通各县政府、区公所等都会遵照上级指令,专门组织冬季联防(简称“冬防”),以维社会治安。

1947年11月,南通县“警察局鉴于民间遇有喜庆事故,辄多人夜燃放爆竹,以表欢欣,固属人情之常。惟是噼啪之声,响澈四远,际此冬防时期,萑苻(按:指盗贼)未靖之秋,诚恐引起误会,妨碍治安。为杜渐防微起见”,该局具文呈请南通城防指挥部严禁售卖、燃放爆竹。城防部遂于19日出示布告:“自即日起,任何人不得再行燃放鞭炮,所有香烛花纸店,亦不得出售爆竹,违即以扰乱治安论处”。——警方主张禁售、禁燃,

除了担心爆竹声可能惊扰百姓,致其误以为土匪前来抢掠而不能安心过年外,亦因年关防匪疲于奔命、应接不暇而使然。若以今天的标准来判断,后者似有“懒政”之嫌。

然而,爆竹行业为三季制造,主要靠一季卖钱之业。全面禁放会严重影响从业者的生计,直接侵害这一类人员的利益。为此,南通县“花炮业职工会呈诉实业困苦,请予解禁,以维工人生活”。城防部于是便放宽了规定,在十多天后批复“一、昼间上午九时至下午四时止,姑许燃放爆竹,但其他时间,仍绝对查禁。二、本部前颁禁止制作鞭炮禁令,准予撤销”,即改全面禁放为限放。

除了治安需要外,烟花爆竹容易引起火灾和伤人事故也是民国时期禁放的原因之一。如1929年2月,南通“县公安局陶局长,以爆竹焰花实为引火媒介,燃放不谨,最易酿成祸患”等因,“特发帖布告,严行禁止,以安闾阎(按:泛指民间)而除火患云。”

许公祠:纪念廉吏忠臣许直

◎亚平

海陵旧话

如皋许氏为宋状元文定公后裔,涌现出明末廉吏忠臣许直、清初篆刻家许容、清末书画家许情荃等名人。许氏初到如皋,始居皋北柴湾,后城内又有许家巷。

1949年之前,许家巷就不止一次印入地图。1927年第2版在如外国友人所印《如皋县城全图》上,“许家巷”三字赫然入目。此巷位于县公署衙(今中山钟楼)南面,中间隔有一条同样东西走向的曹家巷。有趣的是,许家巷西端,即西北方向便标注“贫民工厂”。此厂负责人正是书画家许情荃。许先生是清末进士、实业家沙元炳先生的得力助手。张謇也曾恳请许先生,大力支持沙元炳,造福乡梓。无论兴办教育,还是创办实

业,他都很支持沙先生。开办贫民工厂,既是解决穷人就业难的问题,也是支持沙元炳先生的事业,加快如皋近代化的进程。

1947年,中国人自印《如皋城厢图》,又印入许家巷。许家巷位置未变,但巷子往南标注:许公祠。这座祠堂位于武定桥(如师附小泮池)西边,靠近闸桥。许公祠是为纪念明末忠臣许直建造的。许直(1601—1644),字若鲁,号柱石,如皋人。崇祯甲戌科进士,先后出任义乌、惠来县令,吏部验封司主事,吏部考功员外郎诸职。明朝灭亡,他作绝命诗自尽,谥号忠愍。许直还是有名的廉吏,他当官多年,自尽时家徒四壁,没有任何财产留给家

人。他廉洁忠诚的为官行为,感动了后朝皇帝、官员。《许氏宗谱》记载:顺治十三年,如皋知县李朴奉旨修建忠愍祠,即许公祠。祠堂位于学宫(即泮水边的学校)往西百余步,与地图标注大体一致。从家谱中所附图文来看,许公祠初有三楹高殿、三楹头门,内有树木。后来,许氏后人许文皋重建公祠,向北移百余步,添建新厅三间、八字墙及照壁。照壁上书有八字:天地有正气。如皋知县刘廷镜又为祠中惠亭题写跋语,回顾廉吏忠臣许直的为官事迹。

许家巷的商人雅趣,许公祠的廉吏忠诚,无不点缀着如皋古邑深厚的文化底蕴。

“柴、米、油、盐、酱、醋、茶”这七件事是日常生活所必需,但在那物质贫乏的岁月里,每家都要煞费苦心,尤其对排在首位的“柴”,更是特别上心。早年在通东地区,评判一个家庭会不会过日子,主人做事是否“精明”,就是看这个家,一年四季能否保持正常有柴火烧。那个年代,土灶里平时用的柴火莫过于:麦秆、油菜秆、蚕豆秆、杂草、玉米秆等,而耐烧的棉花秆、枯树枝、树根等是留着作为过年柴火用的,因为过年避免不了要蒸馒头、糕等,并且还要烧些“硬菜”,对于柴火的要求比较高;考究的人家,还要专门留些黄豆秆用于除夕这天烧年夜饭,烧黄豆秆时发出“噼里啪啦”的声响,犹如放小鞭炮一般悦耳,讨个彩头。

“六月里争米淘、腊月里抢火烧!”这个场面几乎在每家上演。我那时候小,帮不了大人什么忙,除了做“火头军”,别无选择。然而,做一个熟能生巧的“火头军”也并非易事,非一日之功可以炼出来的。尤其是夏天烧火简直是煎熬。最难烧的莫过于麦秆,往锅膛里填少了,不够烧,填多了,光生闷烟不着火,就用破扇子拼命扇火,火苗猛然一滚,麦秆就烧完了。煮一次饭,弄得手忙脚乱不说,一头大汗加满脸黑灰外,免不了还受急于要干农活的父母责骂。特别在梅雨季节,时常被那湿湿的光冒烟不放焰的柴火熏得满眼泪流;到了过年的时候,烧火绝对是一种享受,用着十分耐烧的枯树枝、树根等,好半天才添点,面对暖暖的火光,再拿上一沓连环画图书,美滋滋地翻看着,那是何等的快乐!

烧火有窍门,贮存柴火更有学问。柴草存放要占用不少空间,不可能全部放进家里,只能在屋外的空地上垒草垛。往往会垒草垛的人,柴草不但不会烂了,而且体积显得不会太大,给人一种别具一格的美观感。还记得40多年前,父亲对垒草垛特别讲究,选好地方后,既要防水,又要防风吹倒,他垒的草垛,错落有致,不用一张油纸,保持随用随取的同时,可以成功地将柴草好好地保存几年。

不怕锅无米,就怕灶无柴。那时候,农村家家户户都缺柴少草。40多年前,笔者家人口颇多,用柴量比较大。为了堆起那高高的草垛,入秋后,父亲、大哥常常冒着严寒去河边割芦苇。收割回来晒干,好的可以制作相关物件,叶子和不好的芦苇,可以作过冬的柴火;芦苇收割尽时,父亲又会想出办法,捡枯树枝、挖老树根,这可是过年烧火的上等燃料。总之,每到冬季,我们家不会为缺柴火而发愁。

如今,土灶逐渐离我们远去,但乡村里曾经那一道风景——高高的柴火垛,给我们的回忆带来了那样多、那样多的温暖与乡愁……